

## 山窮水盡非無路

作者: 李維榕博士

日期: 2025年1月4日

原文刊載於信報財經新聞專欄<故事從家開始>

轉介的醫生說：這十七歲的女孩患上厭食症，無法正常上學。說起她的病，孩子一口氣就咬定與父母有關。父母已經離婚多年，是女孩把父親趕走的。她認為父親過於強勢，母親難以抵擋，因此挺身而出，為母親出氣。

父親真的很健談，引經據典的，說的都是大義凜然的話。

他描述為人父親的苦惱：「這是一個非常痛苦的過程，充滿恐懼。孩子長大了，不全是親情，也不完全是包容，父母必須知道平衡陰陽之道，在同一屋簷下，才能有所作為……」

我聽得糊塗，他們不是已經離婚了嗎？是否打算復婚？而每當父親長篇大論的時候，母親很少回應，反而是母女竊竊細語，由得他獨白，完全不把他放在眼內。

父親並非沒有察覺到這一點，只是母女聯盟，無論你有多大本領，都必處下風，說得多有道理也沒有用。他恨癢癢地說：「在她們心中，我就是個壞人！」

果真如此，就應該爭取母親的合作。但是像很多感同身受的父親，這父親也是堅信問題全在母親，所以不停地指責母親的不是。他沒有看到，他愈指責母親，女兒就愈與他對抗。

父親繼續：「我們爭論最多的，就是慈母嚴父這話題，你總是對女兒千依百順，把她變成什麼都是她說了才算……」

母親忍不住答一句：「再嚴就找死啦！」

原來女兒除了厭食、暴食，還有自殘和自殺的傾向。

父親又說：「你覺得冤，我更冤，她也冤！這是大人的問題，不是孩子問題。」

我正想，他能夠這樣說實在太好了，這表示他也明白孩子的問題與父母有關。但是孩子卻一點也不領情，不斷地反駁他。他聽不下去了，突然站起來說：「病人又不是我，我為什麼要坐在這裡被傷害？」

他站起來就走了。

我也嚇了一跳，正想讓女兒把他找回來。還沒有開口，女兒就說：「千萬別叫我去找他！」她又說：「他的包包仍在這裡，一會兒就會回來！」反而是那叫他「滾」的母親，十分焦急地想親自出去找他。她說：「我們在家都是小心說話，免得惹他生氣！」

果然，知父莫若女，父親不久就回來，他坐下訕訕地說：「你說我對女兒不夠好，是誰陪她一起上學的？她學舞蹈，我給她按腳；她去跑步，我有糖尿病，也陪她一起跑…」，他愈說愈激動，然後絕望地總結：「現在說什麼都聽不下去，也就算了」。

女兒說：「這些話都聽過無數次了，我並不同意！」

問：「不同意什麼？」

答：「什麼都不同意！」

這才發覺，女兒並非不聽父親的話。相反地，他說的每一句話，她都聽入肺腑，整個神經系統都作出反應，一句話也不肯放鬆。這種對話，當然充滿火藥味，一發不可收拾。

父親聽到女兒怎樣分析他的每一句話，立即又發作，他說：「我已經離開四年，沒想你到現在還是這樣針對我，那我為何還要留在這裡？明天就離開這個城市，不再回來，一了百了！」他轉身又跑掉。

本來說得很好的，女兒也開始情緒高漲，直接把氣發在我身上。她埋怨這次見面毫無意義，盯着我說：「對不起，我令你失望，但是沒用就是沒用！」我卻想，原來她對父親並非表面上的無情，聽到父親要放棄，她也是會傷心的。好在這時候，父親又回來了。我故意不理會他們，把注意力放在母親身上。

三人當中，母親比誰都安定，不像父女之間一觸即發。我問她：「我看你的話不多，但是說起話來，比誰都有力，為什麼女兒認為你需要她來保護？」原來為了應付父親的絮絮不休，母親去練佛修行，怪不得她說話清晰，毫不嘮叨。

我解釋：「很多人靠說話表達，其實沉默才是最強大的聲音，沒聽過 **silence is deafening** 這句話嗎？」我想讓他們明白，母親並非真的那麼弱，父親也不一定那麼強，從而改變他們對問題的確定性。

這次父親沒有反駁，反而為我們提供各種中文翻譯：沉默是震耳欲聾的！

也許是他開始明白我並非針對他，也許他想為自己壞人的標籤平反。他開始參與我們的談話，其實我從來都沒有當他是壞人。對我來說，他只是一個很愛女兒的父親，卻莫名其妙地成個自己家庭的局外人，最後弄到離婚。他是那樣的不甘心，女兒也是一樣，分明與父親關係密切，卻不停的彼此攻擊，難分難解。我們知道母女關係千絲萬縷，原來父女關係更是撲朔迷離，有的像是前世情人，有的卻像今世冤家。而母親的沉默，與父女的吵鬧，成為正比。

父親不知什麼時候又跑掉了，這次我沒有打算把他找回來，沒想他自己又回來了。這次他很委屈地說：「你知道我是怎樣離家的嗎？我是被女兒打走的，眼鏡也被打碎了……」

女兒叫他「閉嘴！」但是這次她不再繼續糾纏，反而幽幽地說：「我不想再理他們的事了，我只想成功通過高考。」

我說：「那麼你就要戴上耳機，讓自己聽不到父母的聲音。又要戴上眼罩，像賽馬一樣，認清高考為目標，不受任何干擾……」

臨別，她在反饋表上，畫了一隻戴上眼罩和耳塞的賽馬。

原來山窮水盡不一定沒有路，我這才感到有點放心。